人民日报海外版
2017年7月27日 星期四
责编：任 涛 邮箱：peoplehwb@126.com

丈夫去当兵，军嫂最不易。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，让我们一起听她们讲故事——

我家有个兵

▲ 杨新宇与丈夫、儿子在一起。田旭辉摄

■■ 包圣营 丈夫任解放军军乐团二队指挥

少抱怨 多理解

▲ 祝贺老公演出成功。 赵 俊摄

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我从小就觉得穿军装的男人最帅，觉得走在兵哥哥身边安全感倍增，自豪感和荣誉感爆棚，所以从那时起便有了找军人当老公的小心思。没想到多年之后，各种机缘巧合让我真的遇上了兵哥哥，他就是我的先生，解放军军乐团二队常任指挥王登梅。

谈恋爱时我总调侃他：“你这叫什么军人，早晨不跑步，吃饭前不唱歌，平时也没有个队列训练。”他说：“你不懂，我们是国家礼仪部队，代表国家形象，我们的战场就是一个个演出现场。要把中国军人的最佳形象，中国军乐的最高水平展现在世界面前。”那时我并不很了解他的工作强度和压力，有时还会埋怨他因为看曲谱不陪我。他倒也不跟我一般见识，只是眯着眼笑着说；“为了尽量保证宴会上演奏的外国作品原汁原味，我得去搜集各种资料，以后你就懂了。”说实话，我之前一直觉得这是借口，直到结了婚，才真正深入了解了他的工作性质及工作模式。

记得婚后第二周的一天，他就接了一个重要工作。乐务老师把谱子做好交给他，而他一回到家就关了电视开始研究曲目单，整理排练顺序，制订排练方案，然后拿着手机开始按照乐曲名字查找音频，遇上音译的曲子还要去猜类似的名字，还找各种版本的曲子来听。各种风格都是他搜索的目标，国内外网站一网打尽，看不懂外文简介或描述，就拿出字典查，经过一番搜索后就到午夜了。我实在撑不住，伴着各路音频沉沉睡去。半夜醒来发现灯还亮着，他已经累得坐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拿着红笔准备画下一个小节的标记。我当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心疼、感动涌上心头。赶紧叫他去洗漱休息，明天再继续。他说：“明天还要看别的曲子，你先去睡吧，我很快就好，眯会儿就管用。”他这“很快就好”又是两个小时以后的事儿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他的工作模式，也更加深刻体会到“原汁原味”的含义。看他平时在指挥台上挥洒自如，侃侃而谈曲目背景和表现风格，原来这背后真是下了大功夫的。从此我少了抱怨，多了理解，为我的老公作为解放军军乐团的一员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■■ 杨新宇 夫妻同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工作

在一起就幸福

幸福的婚姻，是彼此珍重。美满的家庭，是彼此包容。作为一名特招入伍的飞行员家属，我既是军人，又是军嫂，这使我更能从军嫂的角度去理解军人，从军人的角度去做好军嫂。

我的丈夫聂晓帆，是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，由于部队常年担负战备值班任务，加之训练繁重，我常常是工作和生活“一肩挑”，单位和家里“两边跑”。但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，因为只要我和晓帆在一起，就是幸福。

去年5月，我们的女儿提前一个月出生。孩子刚一出生，就被查出患有心动过速，被紧急送进保温箱。医生瞒着我，偷偷把实情告诉家人，这种病可能导致孩子随时夭折。两天后的一个中午，突然一名医生急急忙忙进来，悄悄把晓帆喊了出去，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心跳瞬间加速，只能默默祈求不是什么坏事。不一会，晓帆回到房间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他却极力避开我的目光，万般纠结地慢慢挪到床边。当他把右手伸过来时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我们俩不禁失声抱头痛哭。那是女儿的病危通知书。当时我心如刀绞，却毫无办法，只能躺在床上默默流眼泪。在医生催促下，晓帆抖着手，签下了名字。

作为军人，当警报响起，他果断架机升空，铁骨铮铮毫无畏惧。但作为父亲，却无力在女儿的病危通知书上动笔。当天经奋力抢救，女儿转危为安，我和晓帆再次相拥而泣。一周后，部队要赴高原驻训。此时，女儿还在与病魔作斗争。部队领导考虑到我刚生产、女儿病重，专门批准晓帆留家照看。“老公，你是训练骨干，你得去。家里还有父母亲戚，女儿还有我照料，你放心吧。”我深知，练兵备战事关重大，祖国更需要他。在我的劝说下，晓帆最终还是跟部队去执行任务。在双方父母和医院的悉心照料下，女儿病情渐渐好转，这让身在一线的晓帆格外高兴，比他立功受奖时还要开心，那天我们视频聊了很久。

困难一起扛，幸福一起尝。如今，女儿已经一岁零两个月，身体健康。我给女儿取名“聂杨”，寓意我和晓帆永远相依相偎，互相搀扶，走过我们的军旅人生。

田旭辉 许 森整理

■■ 邓小玲 丈夫在中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工作

情牵“死亡谷”

我是一名有着一年零4个月“军龄”的“90后”军嫂。

2014年，我与老公经人介绍相识。得知他参加过国际维和行动，获得过联合国颁发的荣誉勋章，曾在雅安抗震救灾中被评为“四川省抗震救灾先进个人”，还被评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。一心想为我觅个“好”对象的父母，立刻相中了他，竟未经我同意就答应了这门婚事。

2016年3月底，我与老公登记结婚。原本，我们计划在我俩老家分别办个体面的酒宴，然后就去三亚度蜜月。可没等办完喜酒，他就接到部队组建维和训练营，开展封闭式训练的命令。

老公急匆匆地收拾着行李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临走时，老公狠狠地亲了我，说：“军人就得执行命令，这是责任，也是荣誉。你还有几天假，就帮我在家陪陪父母吧。”我委屈难受，但为了完成他交给我的第一个“任务”，在还不熟悉的公公婆婆面前，我掩藏了脆弱和娇气，用贤孝和乖巧取得了公公婆婆的欢心。

老公执行国际维和任务，对我们全家都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。父母遇到熟人就会夸这个了不起的女婿。可有一次，我从电视里看到他竟在黎巴嫩与以色列的边境雷场执行扫雷任务，这让我十分担心。“不是帮村民修路盖房子么，怎么就变成了在‘死亡谷’扫雷？换个工作，这玩命的活让别人去干好吗？” 惊慌失措的我竟哭起来。电话里，老公半天都没有回声，最后对说我说：“老婆，我一定注意自己的安全，况且我是这个方面的行家，你放心。”

在长达一年的维和日子里，我时刻关注着黎巴嫩的情况。得知马里和南苏丹中国维和营相继遇袭，还有官兵牺牲的消息，我的心一下收到了嗓子眼。在视频里看见他日渐消瘦的样子，我很多次想哭，却硬是将眼泪憋了回去。

五大三粗的他也有温柔似水的一面。在家休息时，他总是争着做饭洗碗打扫内务。我对他说：“你在部队这么辛苦了，这些都让我来吧。”他总是说：“没事，老婆。你们当军嫂的才是最劳累，应该好好休息。”我的父母也对这个女婿赞赏有佳，说有这样的好女婿，心里踏实了。

王永安整理

■■ 王彩霞 丈夫在西部战区新疆喀什某部工作

家里有我！放心

▲ 王彩霞和乔洪朝在高原上

“我的兵爸爸回来了！”儿子喊了一声，我扭头看到休假回来的丈夫，思念的泪水再也阻挡不住，忙跑过去紧紧抱住了他。

我和丈夫乔洪朝是高中同学。2005年，我们还在谈恋爱，洪朝用他所有的积蓄买下房子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他的忠厚彻底征服了我的心。

同年8月，我们把准备结婚的决定告诉了我父母。父亲听后拿出柜子里地图，好不容易在地图的一角找到了洪朝在新疆喀什的所在地。“说什么你也不能嫁过去！”只记得当时父亲脸色一沉，丢下这么一句话就转身离开了。

我老家在山西，工作单位在河北保定，结了婚必然长期三地分居、吃苦受累，高原对洪朝身体也会有损伤，所以他老人家坚决不同意。

可我下定决心要和洪朝在一起。起初是与父母进行各种对抗，最后哭着把电话打给了洪朝。“有我在，你放心，这辈子我一定要娶你！”洪朝坚定地说。后来，洪朝经常给我父亲打电话，还做出承诺：“如果让彩霞受了委屈，我这辈子就在帕米尔高原上孤独终老！”几番车轮战后，父亲最终同意了我们的婚事。

2006年6月，我们计划举办婚礼，他很早就告诉过我一定按时回来。可说好的时间过了一周、两周、三周，一直拖到10月份，我们才仓促举行了婚礼，所有的计划都泡了汤。

2008年春节，我到连队看望丈夫，才听说两个月前洪朝突发急性阑尾炎，动了手术，还因为伤口感染在医院住了一个月。他一直瞒着我，打电话总说自己身体只是小毛病。看着复合的伤疤，我又心疼又生气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和洪朝结婚的11年里，相隔几千里，聚少离多，平时一个人上班、带孩子，家里灯泡坏了、马桶堵了，都得我自己来弄，很辛苦。刚结婚那几年，天天问他什么时候转业。可是当我去过几次他工作的地方，看着小脸通红、嘴唇发紫、指甲凹陷的战士们，在巡逻路上翻越着一个个危险万分的冰达阪，守卫着祖国的边陲，我的内心被深深触动。作为军嫂，我必须支持他。

家里的那个兵，你安心在部队工作，我会把孩子带好，等着你回家。

王洪飞 张官星整理

■■ 彭 燕 夫妻同在西藏那曲军分区工作

我嫁给了士官

1999年8月，我来到西藏那曲军分区工作。虽说“不爱红妆爱武装”，但我还是喜欢浪漫。2009年结婚纪念日，老公买了一个蛋糕，我居然美美吃了4天。在我看来，夏天一起去那曲草原上捡黄蘑菇，冬天偎在他怀里，让他给我读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，就是最浪漫的事。他说我不爱打扮也不化妆，一点儿女人味也没有，给我买过不少护肤化妆品，我基本不用。

他经常说我，头发像棕树疙瘩也不去美发店好好弄弄，脸上斑点加皱纹，都像榆树皮了，还不晓得保养。但我依旧我行我素，还振振有词：“敢素面朝天的女人有两种，一是天生丽质，无需修饰，二就是我这样，长得不好，但勇气可嘉，化了妆也没什么改变。”

结婚后好长一段时间，我妈并没有接纳老公，因为他是士官，我是干部。我们恋爱时，很多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他也曾问我为什么不选择一名军官，至少应该选择一个家庭条件比他好的男人。我正色告诉他：我就是喜欢他对我的迁就和照顾。

有了女儿以后，休假时我又多了教育她的责任。女儿天性活泼好动，不知是否因为输阿奇霉素伤了胃，胃口一直不好，特别是吃饭，比吃药还难。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。一天，又是为了吃饭的事，我气急之下将她抓到卧室关上门狠狠地打了一顿，任谁敲门也不开。等我们出来，老公心疼地抱过女儿，一边哄着她，一边数落我。晚上给她洗澡，我发现她屁股两侧有两块黑印，怎么都洗不干净，凑近才看清那是两块淤青，淤青里全是密密麻麻的针眼，当时就心疼得哭了。

在那曲待了快20年，我身高1.65米，体重却多年保持80斤，因为在那曲徒步走路相当于内地负重六七十斤，不瘦都不行。老公关心我，总逼我多吃营养品，但收效甚微。在牧区巡诊我备受欢迎，有一次脖子上竟挂了12条哈达。每次去孤儿院，孩子们都高兴地叫我“彭妈妈”。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割舍不下那曲，因为官兵和牧民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他们。我爱故我在。

朗格尼玛整理

▶ 彭燕在出诊途中

▼ 老公在岛礁上执勤

■■ 白 翎 丈夫在南部战区某岛礁工作

岛礁浪漫婚礼

老公刚当兵时，就驻守在南海某岛礁上。蓝天碧海沙滩椰树贝壳海鸟，类似夏威夷的热带风情，是我对他的工作生活环境幻想的定格。我俩拍拖时，他那边网络很差，只能靠书信往来，往往会晚半个月才能收到。在信中，他绘声绘色地给我描绘岛礁生活：迎着海风出早操练体能；休息时捡冲到岸边的海带调剂伙食；把被海浪拍到浅滩的小鱼虾扔回海里；夏夜里趁暴雨露天沐浴；围着篝火弹吉他过中秋节……

有一年快到我的生日，收到他寄来的包裹，里面有一小包种子。他说那是南海岛礁上的一种植物“太阳花”，守岛礁官兵都亲切称它为“礁花”。我把种子撒进向阳的花盆里。不久，花盆里的太阳花抽枝散叶，开出了一簇簇紫红色小花。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他，这是有生以来收到的最难忘的生日礼物。

后来他提干，又回到南海某部某岛礁任职，我也从他的女友变身军嫂。这些年聚少离多，我也渐渐读懂，潇洒帅气的他承担着无比神圣的使命。他一直想给我办一场浪漫婚礼，便征求我的意见。考虑到他平时工作很忙很累，我便婉拒。后来一想，先前老公一直以环境艰苦为由，没舍得让我去驻地探望，要不就在他们连队举行婚礼，岛礁上遍地的太阳花做我的嫁妆！他欣然同意。

在船上颠簸了几个小时，茫茫海面看得我有些晕船。终于靠岸了，所有官兵列队在岸边迎接我。沿着石子铺成的路，他牵着我慢慢走着，两侧摆放着种在塑料罐头盒子里的太阳花。几个小战士用筷子敲击脸盆和一堆大小不同的杯子，算是奏乐，文书用海螺和贝壳做成一串串风铃，挂在新房里。晚餐桌上，炊事班长满脸神秘地端来一盘烘焙好的面食，上面的棕色树枝造型上趴着几只白面做的憨憨小猪。我正在纳闷这菜名，通信员突然说：嫂子，这叫“男人靠得住”！

今生难忘那个岛礁开遍太阳花的浪漫婚礼，我无疑是最幸福的新娘。

黄自宏整理

广告联系电话 65368772 6536874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：（8610）65003109 零售1.5元/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.80元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0066